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一百二十五

湖湘後學集編

祭文五

哀辭附

公祭陳翥堂文

陳起書

公酒人也。篤於友誼。幼同松心。聽雲心講易有得。因與松心論文。補弟子員。菊村與鹿泉飲不勝。走告公。公曰。我其試之與之。飲。鹿泉曰。子我畏友也。松心曰。叔何可以酒廢學。公曰。子何可以學廢酒。天下多學而達者。幾人乎。吾懼子學之多也。至省垣。是時松心兄弟所交多知名士。公見希蓮。曰。希蓮有道德氣。希蓮告松心曰。兄叔翥堂。天姿曠達。可引以學。松心曰。病酒。希蓮

笑曰與吾同。見修梅曰修梅長者吾尤愛其詩。修梅曰翥堂樂哉吾不及其酒。見積之積之曰翥堂太圓。公曰積之太方。見謙庵曰謙庵大有詩意。謙庵曰翥堂大有酒意。月喬困棘闥中聞其爲雲心友也扶持之。月喬告松心曰昨幸遇翥堂。郴州多善人其於朋友之朋友且如此。後數年而與玉圃挹謙聚於雪卿所。每酒酣雪卿吹笛公唱大江東去。舉座皆笑曰何笛有腔而詞無腔也。松心兄弟讀書湖北。公與諸友數日一至。必大醉諸友去而公獨留。諸友曰翥堂不能行乎。公曰有餘酒將以賞月耳。雲心之官去松心獨居湖上。積之松洲煥之至。松洲曰吾久耳。翥堂酒名請與之角。三人者不能勝。公謂松心曰諸友醉矣。

然吾不可不盡意。乃連飲數十觥而歸。中途雨大至，風滅燭，電光燎人眉目。公大呼醉歌，行聲與雷相唱和。積之失足落田中，公挾之歸，笑曰：「吾終日醉，實終身不醉也。」修梅病於郴，公請懷堂醫之。懷堂曰：「修梅將不起。」子曷勸之歸。公謂修梅曰：「吾見子欲哭，修梅曰：『何哭？』」公曰：「子歸欲哭，子不歸欲哭也。」修梅曰：「吾歸矣。」雖然，子其痛飲以送。修梅歸而死。公賑之。菊村病，公治其湯藥數月，彌留時，諸友皆至。公曰：「我死，諸友皆來，諸友疏於事，公爲菊村衣冠，悉稱葬之。」日，諸友皆哭。公大笑曰：「菊村可以死矣。」哀哉！誰知今日竟祭公也。介生曰：「吾兄之死也，公愛松心之墓誌銘。今鹿泉飲巨觥，雪卿吹笛，松心歌詩，以侑四座，默然無語。」

鹿泉曰諸友無語公必大笑也。吾輩之言公聞之。公之笑吾輩不得聞之矣。哀哉。鹿泉又曰忽忽十餘年來。月喬雲心入都。積之謙庵遠處。希蓮菊村修梅死別。壬辰予病於省垣。公曰鹿泉其死乎。予時頗自懼。孰意歸而公竟舍我以去也。哀哉。予醉不能文。松心其書予語以祭。

祭文昌帝君文

劉際泰

伏以在天成象六星之氣連珠下地騰文半月之形合璧惟光
華不遺於穹壤斯典祀宜報以馨香恭惟帝君位重三台樞分
四輔明占黃潤垣拱紫微北魁總將相之權東壁綰圖書之寶
人間孝友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天上精英億萬年掌文昌府事
書琳瑯之姓字先德行而後文章勒鐘鼎之勳猷抑浮名而崇
陰隲唐宋元迭膺封號爲帝爲王天地人共荷鈞陶司中司命
今以二月初吉實爲帝君誕辰廟貌聿新於京師宮祠遂徧於
僻壤某等咸沾聖教久沐恩光對越益虔駿奔恐後采蘋蘩於
沼沚卽同釋菜之儀薦俎豆於堂階敬效獻芹之悃以文會友

庶無罪悔迄於今得士者昌尙冀鑒觀之不爽尙饗謹告

祭舅氏金公文

代父

劉際泰

烏乎浮生。死夢之說。其然邪。其不然邪。然觀於弟。而又信矣。弟
先世籍居潮宗門。而弟生於斯。長於斯。少遊戲於斯。讀於斯。壯
營謀於斯。娶於斯。繼而往來過從。恆於斯。今乃歷數十年。寒暑
而又獲死於斯。烏乎其生邪。其浮邪。其夢邪。且所謂浮生者。名
浮也。利浮也。妻子室家。浮也。宗族交游。浮也。衣服飲食。與一切
榮枯得失。喜怒哀樂之屬。皆浮也。第生而爲浮。名浮。利與一浮
而無不浮之。妻子室家。衣服飲食。一切榮枯得失。喜怒哀樂所
牽者。此浮而不浮者也。及其死夢也。生而不爲浮。名浮。利與一
浮而無不浮之。妻子室家。宗族交游。衣服飲食。及一切榮枯得

失喜怒哀樂所牽者。此浮而浮者也。當其生亦夢也。弟少不習詩書。博人間青若紫。則無浮名。守祖業不樂爲田舍翁。而又任其飄薄。則無浮利。始娶妻旋喪妻。繼有子旋喪子。由是家無以爲家室。無以爲室。宗族不過本支交游。不出里巷。舉所謂一浮而無不浮之衣服飲食者。可知也。榮幸得爲鄉人。枯不至同槁木。其得也無大。得其失也亦無大失。與人接無喜容。爲世忤無怒色。承死父之重。又遭妻孥之慘變。而終身不見有至哀。承生母之歡。目擊乃兄之流離。而天倫亦復無真樂。烏乎。此洵所謂浮而浮者矣。其生也其浮也。其生也其夢也。以視夫縈情世故。臨生死而縮縮作兒女態者。抑差勝矣。兄與弟爲內表。繼又爲

郎舅行。自己丑歲弟僑寓吾家。藉得朝夕事母。越辛卯而汝妹不祿。自是而日用瑣事頗爲弟累矣。今又棄老母而與世辭。在兄固事而母如吾母。弟原可以無慮。獨是弟生固舉名利妻子室家宗族交游與衣服飲食及一切榮枯得失喜怒哀樂而浮之。而又舉老母而亦浮之也。是此生誠不愧爲浮而浮矣。憶弟死已閱月。弟母與子言曰。一月之中弟不曾示一夢。子曰。噫嘻。是固然。弟生固本如夢死亦安得有夢乎。今茲屆三虞命子際泰。代予以祭。奠以送弟靈。并備冥屋冥貲。冥中受用。冥冥有知。慎毋謂子生既舉名利妻子室家宗族交游與衣服飲食及一切榮枯得失喜怒哀樂而浮之。死又安用此瑣瑣者爲哉。夫以

弟生死故土同若大夢然較之老食奔走暮楚朝秦卒之求老
死隲下而不得者其爲夢之勞與逸又當何如邪烏乎浮生死
夢其然邪其不然邪尙饗

祭李迪庵文

胡林翼

烏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惟嶽降靈
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篤生名賢
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晚成大器
誠如涑水腳踏實地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乃起戎行
惟羅惟謝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亾
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麾公麾旣至所向披靡
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旣定湖湘進克鄂城縱橫埽蕩三千餘里
半壁山巔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
公師躍入十盪十決岸赭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

湘軍之雄自公伊始。公乃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甯轉鬪。來援於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氛甚惡。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百戰奇勳。刃不頓。萬賊嬰城。凍蠅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饗。妖祲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三月。羅公云亡。哀疏入告。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

元戎。以我卒伍。隸公麾幢。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鬪。羣梟來援。公所經綸。動中機先。旣決長渠。遂取城闔。以定江漢。以復蘄春。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

不飽公軍於潯強寇在門人或囂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
如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如纊
自溫匪法所制惟德之純賤貨尙義君子之軍軍勞不恤我心
獨悲置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位無卽於荒母營私橐以裹
行糧黽勉同心貧也何傷狐嘯於城兔藏於窟湓口之氛六年
莫遏盡抱獨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
夜警天陸四張檻獸莫騁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關如虎
負嵎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鐘將軍天人莫測
其蹤賊在蘄黃蟻附鴟張批亢搗虛以救潯陽公兵渡江肆應
不遑軍興九年額兵虛設無正無奇不缺則折譬之解紛勢禁

形格孰拊其背孰搯其吭彭湖之戰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拑後斬黃之役功乃不朽百道并攻萬雷齊發江流沸騰山城迸裂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埽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

帝念功

車服以庸母掣其肘專奏

九重母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

皖民汝往孳之兵怯賊狂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

命不辭

公性至孝望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肫如義先君國恩後庭闈王事多難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歔歔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

君四城旣下道無畱者急援廬州何其

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胡天不弔，罹此閔凶。

帝曰：吁嗟

王臣匪躬，億萬斯民，蒼哭相從。嗟我棘人，母喪返里，負土未成。大變突起，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倖。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徬徨，若忘若遺。公豈死邪？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披帷，天容慘淡，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旣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未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忡忡。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兮歸來，活此黎民。與公共命，覲顏尙存。醴酒爲奠。

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尙其鑒茲尙饗